

数据资产入表的理论研究与路径分析

——基于中国联通的案例研究

黄明静

广西财经学院

DOI:10.12238/ej.v8i10.2981

[摘要] 本文以中国联通为研究对象,探究数据资产入表的理论与实践路径。首先梳理文献,明确数据资产的定义和入表路径,并叙述了入表后的会计处理。随后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探究数据是如何通过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三大步骤来实现增值以及数据资产化后入表的会计计量。最后指出数据资产入表带来的影响,如可提升财报质量、推动数据要素市场标准化,其经验能为企业数据资产化及监管政策优化提供参考,助力数字经济下企业价值释放。

[关键词] 数据资产; 数据资产入表; 中国联通

中图分类号: F273.4 **文献标识码:** A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ath analysis on the entry of data assets into the balance sheet

——Case study based on China Unicom

Mingjing Huang

Gu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China Unicom as a case 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data asset accounting. The paper first reviews existing literature to clarify the definition of data assets and their accounting treatment, followed by an analysis of post-accounting treatment practices. Through a single-case study approach, it investigates how data achieves value enhancement via three key stages: resourceization, assetization, and capitalization, along with the accounting measurement of data assets after their accounting recognition. Finally, the paper highlights the implications of data asset accounting, including improved financial report quality and standardized data factor markets. The empirical findings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corporate data assetization strategies and regulatory policy optimization, ultimately facilitating enterprise value realiz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Key words] data assets; data assets on the table; China Unicom

引言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价值愈发突出,但传统会计体系难以对其价值有效计量,大量数据相关投入计入当期费用,导致数据资产价值在财务报表中“隐形”,制约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果体现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

2023年8月,财政部发布《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明确数据资源可纳入财务报表确认、计量与披露,填补数据资产会计处理制度空白,标志我国数据资产化进入“入表实操”阶段。这一政策重构企业资产负债结构,推动会计理论与数字经济实践适配,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价值管理的重要里程碑。

在数据资产入表的实践探索中,通信行业因其数据资源规模大、应用场景丰富、治理体系成熟的特点,成为先行先试的重要领域。其中,中国联通作为国内通信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领军企业,凭借其在数据资源、数据处理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具备典型研究价值。因此,本文以中国联通为案例,围绕数据资产入表展开系统性研究。

1 文献综述

1.1 数据资产的定义

虽然国内企业会计准则委员会未对数据资产做出清晰的定义,但不少权威机构都对数据资产的界定发布了标准,其中被广泛认可的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2018年发布的《数据

资产管理实践白皮书(2.0版)》中对数据资产的界定,其认为数据资产是“由企业拥有或控制,能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以物理或电子方式记录的数据资源”。这一界定是在会计学中“资产”定义上的延伸,主要围绕产权、经济和历史三大属性界定^[1]。

国内不少学者也对数据资产的定义作出了阐述,大多与三大属性不谋而合。秦荣生(2020)提出数据资产是企业由于过去事项而控制的,并且有潜力为企业产生经济利益的现时数据资源^[2];罗玫(2023)依据国际会计准则中财务报告概念框架认为企业将数据确认为资产时应具备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且由企业的历史事项形成^[3];胡正卿(2024)认为数据资产必须具备“合法控制”“可靠计量”“经济利益”这三种基本属性,即数据资产需要有明确的权力边界、估值体系和经济效益^[4]。

1.2 数据资产入表

并不是所有的数据都可以成为数据资产,仇晓洁(2025)认为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要想变成有价值的财富需要经过“数据资源化—数据资产化—数据资本化”三大步^[5]。首先企业需要通过提高数据的质量和使用价值,将企业的数据转化成为标准化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稀缺资源—数据资源来完成对数据的初步处理。其次,数据资产应在数据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加工,使其变得可控制、可计量、可使用。此外,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入、数据资产规模日益庞大的背景下,其价值亟待释放,政策引导、市场需求、技术创新共同催生了数据资产融资模式,数据开始不仅作为资产,还可以被视为资本在交易市场上实现增值,实现数据资本化的过程^[6]。实际上,在数据经过资源化和资产化两大转变后即可入表,资本化流程是实现数据资产增值的过程。

数据资产化入表后,在会计上涉及到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两个问题。在初始计量上,姚树中(2025)依据《暂行规定》认为当企业的数据资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以下简称“无形资产准则”)时确认为无形资产,当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以下简称“存货准则”)时确认为存货。确认为无形资产的数据资产,在后续计量时不应单纯采用摊销或减值测试,顾桂贤(2023)考虑到数据的时效性和累积性,认为后续计量可以将原数据资产摊销后的余额加当期更新投入,视为数据资产最新状态的历史成本,并以此为原值重新按照预计寿命年限计算摊销额。确认为存货的数据资产,当数据资源存货的成本超过其可变现净值时,意味着存货可能发生减值,此时需计提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并在减值因素消除时予以转回。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本文认为企业要想使数据资产合规入表,需要考虑数据资源的转化和相应的会计处理,基于上述理论研究,下文将以中国联通为案例讨论相应的实践路径。

2 案例选择与研究方法

2.1 案例选择

本文选择中国联通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1)中国联通在有海量数据的基础上结合规模超6.2亿的物

联网连接布局,充分挖掘4.7亿移动宽带用户的潜力,构建了可持续发展的数字资产运营体系。中国联通数据资产规模庞大,数据来源丰富,为研究数据资产入表提供了典型样本。

(2)中国联通在布局数据中心、推进数据处理等环节获得了资金与技术支持。其受益于国家政策支持,在5G、算力网络等领域获得了资金倾斜,且在2017年混改后引入腾讯、阿里等战略投资者,实现了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的生态协同。联通云7.0参与“东数西算”工程,布局数据中心,强化算力调度,便于数据的处理以及实现数据资源化和资本化,更有利于推动数据资产入表。

(3)中国联通在2024年年报中已将数据资源进行披露,有利于作为案例研究数据资产入表的会计处理及影响。

综上所述,选取中国联通作为研究对象,可以深入了解数据资产入表相关实践,为数据资产入表的研究提供了样本。

2.2 研究方法

鉴于数据资产入表是一个操作性极强的过程,本文旨在通过深度案例来剖析其完整流程。单案例研究法有助于对特定情境进行聚焦式分析,从而深入、全面地展现数据资产入表的具体实践与核心环节,这正是本研究所需的针对性。因此,本文决定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

3 中国联通数据资产入表路径分析

3.1 数据资源化

联通作为电信企业获得的原始数据包含隐私信息,不可售卖,无法直接为企业带来收益,不能作为自身资源,但可以通过建立系统化的合规管理体系来实现数据可用。该合规管理框架主要包括“分类分级、安全平台、安全技术、安全标准、安全运营、安全体系、安全赋能”七个方面,即:对数据进行分类和分级管理,明确各类数据的敏感程度和使用权限;构建统一的数据安全管理平台,实现数据流转的可视化与可控化;采用加密、脱敏、访问控制等技术手段保障数据安全;制定并执行企业数据安全标准与操作规程;建立常态化的数据安全运营机制,包括监测、审计与应急响应;形成完整的数据安全管理体系,覆盖组织、制度、流程和技术多个维度;通过培训与工具支持,提升全员数据安全意识和操作能力。

除了要进行合规管理外,数据实现资源化还需要经过严格的数据治理,通过“明确场景—识别数据—认定来源—数据治理—汇聚数据—使用数据—提升质量”这七步来逐步将原始数据提纯为高质量数据,从而实现数据资源化。

3.2 数据资产化

将海量数据资产的价值转换为实际可计量的资产,才能够将其体现在财务报表中,真正实现数据资产入表,除了会计科目的设置,还需要对数据资产进行估值与成本计量。中国联通基于混合评估思路,综合考量不同场景需求、数据特征和应用阶段,灵活采用市场法、成本法、收益法等多种方法进行协同评估。此外,中国联通还积极探索建立了数据资产价值评估模型,从数据质量、应用价值、市场潜力等维度进行多角度评价。同

时,对数据获取、治理、存储和维护过程中发生的成本进行清晰归集与计量,为后续资产化入表提供依据。

不仅如此,中国联通还建立数据资产登记机制,对具备资产化条件的数据资源进行正式注册,记录其来源、格式、权属、更新状态等关键信息,并形成企业内外可查询、可申请使用的数据资产目录,做到数据资产可视化。

3.3 会计计量

中国联通作为数据资源的重要持有者,加入了数据资源估值入表的行列中,完成了数据资源化及资产化的转变。那么在财务报表中,数据资产的具体列报情况如下:

由年报可知,中国联通将数据资产列示于“无形资产”和“开发支出”科目,两类科目计入金额共计3.79亿元。联通开发支出余额中包含尚在开发中的数据资源约人民币2.12亿元,从开发支出转入无形资产的数据资产约人民币1.89亿元,主要包含为现有数据产品和服务提供支撑的行业数据库和模型等。并且在2024年中,数据资源已经做了一部分摊销计提,达到了0.22亿元,采取了与传统无形资产类似的寿命摊销方法,均使用成本计量模式进行价值评估。

中国联通在数据资产的开发和资本化上展现出了平衡的策略,既体现了对数据资源类无形资产的长期摊销和成本控制,又体现了对数据资产的开发和未来价值的实现。

3.4 数据资本化

中国联通释放数据资产价值的方式是通过数据开放、共享、交易等机制,在合规前提下推动数据资产的内外应用来实现数据资产在业务经营中的价值转化,主要方式为精准营销、风险控制、智能决策等。将数据资产作为资本在资本市场上实现增值这一路径目前仍未有所体现。

4 数据资产入表的影响与披露

4.1 提升财务报表质量

在资产负债表中,中国联通将数据资产开发成本确认为资产负债表中的无形资产,并将摊销成本计入费用,这一处理会使资产类和损益类科目数值增大;在利润表中,其单独列示数据服务收入,使主营业务收入增多。数据资产入表将原本“费用化”的数据相关投入转化为资产,显著提升了无形资产规模和总资产价值,使资产结构优化。此外,数据采集、治理等成本不再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而是通过摊销方式分摊到多个会计期间,平滑了利润波动,在数据应用初期可能提升当期利润表现。

4.2 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

中国联通入表实践实质上推动了数据资产确认、计量、披露等环节的标准化,为未来数据要素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登记、定价、交易和清算提供了重要的会计基础,且入表意味着数据资源得到了官方(会计、审计、监管)的认可,增强了市场对数据价值的可信度。这有助于吸引更多参与者进入数据要素市场,共同培育数据交易、评估、法律服务等新兴生态。

4.3 披露

中国联通的披露遵循“在财务报告中严格遵循会计准则进行确认与计量,在非财务报告(如社会责任报告、专项白皮书)中详细阐述方法论与战略意义”的原则。在财报披露上,中国联通主要在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的财务报表附注中进行披露,其核心是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合规性和可比性,且在年报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会强调数据资产入表对公司的战略意义,即:“数据资产入表首次将数据资源确认为企业的重要资产,真实反映了公司的数据价值和数字化能力”。在非财报披露上,中国联通更倾向于通过社会责任报告、年度业绩发布会、专项白皮书等渠道,详细解释其数据资产化的实践过程、方法论和战略思考,为其他央企、国企及大型互联网公司提供了完整的方法论和实践路径。

5 结语

中国联通数据资产入表的实践,不仅是《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落地的鲜活范本,更是数字经济下企业价值管理革新的重要探索。其意义远超财务报表的数字变动,彰显了财务、管理与制度的三重创新:财务上打破传统资产认知,让数据要素价值显性化;管理上构建“资源化—资产化—计量”闭环,推动从“数据持有”到“数据运营”的转型;制度上为行业提供了可参照的计量与披露标准。

这一实践印证了数据资产化的核心逻辑,即:原始数据需经合规治理实现“可用”、标准化计量实现“可评”、会计确认实现“可表”。其尚未完全落地的资本化探索,也指明了数据价值释放的进阶方向。中国联通的探索标志着我国企业数据价值管理迈出关键一步,为数字经济从“规模扩张”向“价值深化”转型提供微观支撑,也为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 [1]厉国威,郑煜璋.数据资产“入表”估值问题研究[J].财会通讯,2024,(23):87-90+148.
- [2]秦荣生.企业数据资产的确认、计量与报告研究[J].会计与经济研究,2020,34(06):3-10.
- [3]罗玫,李金璞,汤珂.企业数据资产化:会计确认与价值评估[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8(5):195-209+226.
- [4]胡正卿,孙湛,黄倩倩,等.数据资产可以证券化吗?——四种可行模式的运行机制和主要特点探讨[J].管理评论,2024,36(12):37-46+59.
- [5]仇晓洁,周欣怡.企业数据资产化:机理、路径与挑战[J].会计之友,2025,(02):18-24.
- [6]周婷婷,杜庆贤,张浩.数据资产融资:现实动因、发展审视与深化路径[J].财会月刊,2025,46(08):123-129.

作者简介:

黄明静(2002--),女,汉族,广西柳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会计理论与实践、公司治理。